

宁波香文化的千年风雅

□谢清桐 文/摄

香文化一词,是近十年发展热络的一个文化名词,大量影视作品都拍摄了古时用香的场景,宁波作为古代为香学贡献非凡的一个城市,本文将解析其文化发展脉络。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鹰形陶豆。

●启蒙期

宁波香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以前,8000年前的余姚三七市井头山遗址出土了紫苏种子,说明彼时先民对香料已有使用。中国历史研究院称:“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7000年前人们已掌握薰燎樟科植物叶片来杀灭病虫,净化生活场所。”可知河姆渡先民已掌握用香料来驱病害的方法。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众多器物上都发现了双鸟朝阳刻划图案,即有鸟和太阳的图腾崇拜。祭祀是中国最早用香形式,《周礼》中的“实柴祀”,就是以焚烧香草的形式来祭祀太阳。河姆渡傅家山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形制考究的鹰形陶豆,豆既是放肉的食器,又是祭祀的礼器。《诗经》中就有豆中焚香祭祀的记载。

远古时期最早没有香炉,鼎、彝、豆等祭祀器物会兼具熏香用途。宁波多个博物馆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鼎、豆等器,这些或许也用于焚香。

●发展期

周朝时熏炉渐增。宁波博物院展出了东周原始瓷三足炉,炉身有密致的纹理。余姚老虎山出土有战国原始瓷熏炉,顶端装饰瓷鸟,炉盖有三角山形纹,炉身有细密的水波纹,鸟、山、水的形象,与后世出现的博山炉的意象异曲同工,也许其精神思想便是从宁波所萌发。

博山炉,取象汉代的仙山博山,炉盖为山形,炉下有盘贮放热汤,使热气上蒸,以象征云雾缭绕的海中仙山。奉化市博物馆展有西汉陶质博山炉,炉顶安置陶鸟,炉盖上烧制了生动的群山装饰。目前发现最早的纪年青瓷为奉化东汉熹平四年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熏炉等瓷器,一经发现,便将中国烧制成熟青瓷年代推前了200年。其熏炉周身饰有镂空圆孔,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青瓷炉,堪称宁波香文化史上一璀璨的里程碑。

余姚出土的东晋越窑青瓷博山炉,炉盖为四层连绵起伏的山峰,盖顶也有飞鸟装饰,可见宁波地区从战国到晋代在发展传承博山炉形态上,对山海和鸟结合的样式的喜好。

●鼎盛期

唐代开元年间明州设州,兴建港口,亚洲各国海上贸易往来不绝,明州商帮也将书籍、香料、陶瓷等货物大量出口到日本、新罗和东南亚等地区。随着中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香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了印香、香柱、隔火熏香等用香新法。

唐代鄞县名医日华子,也由当时香料贸易之便利,对众多香药进行了研究和记述,编撰了《日华子本草》一书,在中医界有重大影响,现虽已佚失,仍能在不少名典中找到引用该书药性的内容。北宋《梦溪笔谈》、明代《本草纲目》等典籍均引用了该书的丁香药性,明代《图经衍义本草》载有此书中沉香、丁香、乳香、泽兰的药性。

晚唐时期,上林湖越窑烧制出了越瓷极品——秘色瓷,为唐皇室贡品。“秘色”最早见于唐代

诗人陆龟蒙的《越器》一诗,以“千峰翠色”形容此瓷的颜色。在陕西法门寺地宫、临安市邱氏墓、临安吴越国康陵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秘色瓷,部分出土了精巧绝伦的熏炉,均为上林湖窑所烧。慈溪市上林湖越窑博物馆陈列的五代秘色瓷炉,其颜色青翠、温润如玉,这些都是宁波唐代香文化对外输出及促进王室祭祀、用香的重要见证。

宋代,中国香文化发展至巅峰,许多唐朝的用香形式在此代臻于完善,彼时的明州也香文荟萃,文人咏香成风。

北宋庆历七年,王安石为鄞县知县,他请出“庆历五先生”传道授业,大开明州的治学风气。王安石有用香的习惯,曾作诗曰:“金炉香尽漏生残,翦翦清风阵阵寒。”

宋元祐年间,明州太守刘理疏浚月湖水域,将积土建成湖上十洲。南宋时丞相史浩于芳草洲设学塾,请杨简先生任教,使明州一时人才辈出。芳草就是指香草,古人认为最好的馨香是高尚的品德。孔子以香喻德,十分推崇兰草香,称:“兰当为王者香。”战国诗人屈原不但佩香还种植了大量香草,借香以洁身自好。所以在芳草洲设学,体现了明州办学的高洁学风。

丞相史浩,也是爱香之人,他在《采莲舞》一词中写道:“爱芙蓉之艳冶,有兰芷之芳馨。”在《南歌子》一词中也记叙了他在友人家中赏景,焚沉、麝香以涤荡胸中烦恼、共叙友情之事。

南宋庆元元年,明州升为庆元府,海内外货物在庆元港来往频繁,香料经济对国家财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海南、占城、西平、泉州、广州的来船在庆元港贸易的香料有麝香、笏香、沉香、檀香、龙涎香等近30种名香;外化蕃船舶来的有沉香、苏合香、黄熟香、龙脑香、蔷薇水等近40种名香,香料也是庆元港运售到日本的主要货物。宋朝用香已成为社会生活和风气的一部分,香品经济也是各国交流的纽带。

宋代宁波的香具是其历代工艺中最精美的,天封塔地宫出土的南宋香器,又为当时明州的最高水准。宁波博物院陈列有倪氏廿一娘含银杯形香炉,还有层台

银熏炉,由六角形的炉座和球形炉身两部分组成,工艺相当优越。又有簪花单孔银熏炉,使用了锤、刻、錾、雕等工艺技法,尽显极致华美精雅。彼时的宁波香文化在文学、艺术、贸易上都充分体现了集大成的硕果。

元代的鄞县文人袁桷为后世留下了可观的吟香诗赋,在“朝回香满室,祠罢月生襟。”“麝生不用忙倾盖,吸尽清香见肺肝。”等诗句中皆可见其对香有着超然的神往。

●式微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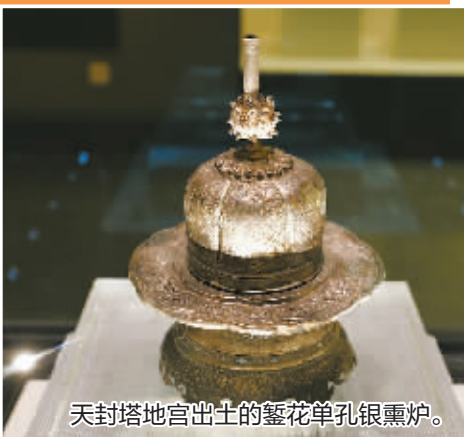
明初有海禁政策,并限制民间用香,使香文化发展一度低迷,明中晚期,海禁松缓,香学又得复苏。

王阳明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有爱好香气及一切美好事物、厌恶恶臭的思想。他在面临重大事件之时,会焚香祷告,在闲适时,也会焚香自乐、陶冶心性,写有“扫石焚香任意眠,醒来时有客谈玄”等诗句。

宁波文人屠隆在《陈眉公考槃馀事》一书中有《香》一文,论述了香的清心悦神、祛邪辟秽等种种益处,又介绍了棋楠香、角沉香等二十余种香的品类和各类香具等,可谓对香十分博闻精通。天一阁藏书楼建于明代,一直有用芸草香防蛀的传统。可见明代宁波文人大家对香文化的传承之功。

清代中国再度实施海禁政策,国内香料流通数量大减,香文化也随之式微。但宁波的文人仍为香保留了一席高尚之地,余姚的黄宗羲在诗中写道:“一瓣香来自紫宸,风和日美庙堂新。”以香为安宁和煦的使者。鄞县的全祖望在诗《宝墨斋看蕙》中以香喻君子,自诩幽谷隐士,虽不被朝廷所任用,仍抱持芳德以自乐。

宁波香文化历经千年,渊源博大,贯穿了人文、历史、经济、艺术、宗教、工艺等多个领域,是国家文化发展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丰富了国人的精神家园,为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天封塔地宫出土的簪花单孔银熏炉。



奉化博物馆的东汉青瓷熏炉。